新[illegible]重鐫

蘇東坡詩集注

昔秦延君注堯典二字至十餘萬
餘丁子襄注周易一書纔二三萬
略訓注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衆人之長殆未易
得其全體况東坡先生之英才絶識卓冠一世平
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
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
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
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胷中之文不啻
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
吟一咏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
哉予舊得公詩八注十注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

故常有窺豹之歎近於暇日搜諸家之釋裒而一之剗緐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錐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敢以緐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錐未能舂容乎通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注之意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荅盡韓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永嘉王十朋序

東坡先生詩集箋注者不啻數百家惟吳興施氏
永嘉王氏二本稱最善而施注編紀年月自少壯
及衰老生平出處行事大節與凡嬉笑怒罵之情
無不恍然如見識者以爲尤得知人論世之學焉
若夫徵引之浩博考據之精核則王氏之分類集
注亦不多讓于施氏也放翁稱施氏歲久工深于
東坡之意可以無憾愚按王氏由八注十注而捜
索諸家會集一編刻緐剔冗及其書成所存者且
至幾百人則王氏之用力亦不可謂不久且深故
二注出而他家可以盡廢顧施注僅有嘉泰時刻
本後學無由多見間有購而得者已失舊本之三

四王注流傳甚廣故其書得孤行于世然而俗本沿襲既久其舛譌亦莫之能辨余因思前人注書之難幸有博雅君子出而爲之旁搜遠稽殫精敝神積數十年之功力始成一編又不幸而散亡缺失至殘編斷簡之留遺于世僅如一綫其有幸而全本具存無恙者又多舛譌如此後學將何所據依數十年來曾不聞有起而釐定之者其可慨也夫嘗以語友人朱子翠庭翠庭因取王注反覆校勘意欲力去相沿之謬八閱月而始竟其業紛紛俗本從此可以漸正然則釐定之功未必不始于翠庭夫豈非王氏之功臣也邪儻有能購施注舊

本與此編並傳于世余益不勝惓惓有厚幸焉是則所望于當世好古君子也翠庭新安人來遊于吴與余時相過從討論自言酷愛東坡先生詩集讀是編亦可以想見其所學矣校勘既定刻諸吳下工將成因屬余爲之序昔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也長洲顧嗣立書于閶丘小圃之秀埜艸堂

東坡先生詩分類本創始於呂東萊先生集成於
王梅谿先生其編年本則吳興施德初與吳郡顧
景蕃注德初子武子編纂成書又撰年譜目錄各
一卷而陸放翁先生爲之序一則州次部居比於
史家之紀事一則年經月緯合於史家之編年途
轍雖分指歸則一固未可偏廢也其在當時必並
有傳本顧文獻通考但載施注而不及東萊梅谿
兩先生即放翁與兩先生同朝序亦不言曾有定
本何歟考諸史傳梅谿先生歿於孝宗乾道七年
東萊先生歿於淳熙八年而放翁之序作於寧宗
嘉泰二年上距兩先生之歿已二三十年豈施氏

後出博採諸家之說以自爲名歟抑其識解傑出即東萊梅谿兩先生之名且爲其所掩歟今編年本不多見而分類本行於世烏焉亥豕舛訛滋多觀者每不能無憾余甥朱翠庭中翰年少多才甫學聲律便超然有出塵之概性好蘇詩朝夕手一編咿唔不輟嘗借得宋刻編年本即施武子注者與梅谿注初無大異又字句脫落中間缺至十餘卷不爲完書爲惋惜者久之適有分類善本得之拊掌稱快因參互考訂折衷至當一仍分類本之舊而以本傳年譜置諸卷首洵能兼二本之長而正流俗舛訛之失者刻既竣攜以示余余不敏竊

於長公有瓣香之願故深幸是刻之成而翠庭之
好古不倦爲足尚也遂因其請而序之康熙戊寅
清和月雲間楊瑄題於城西之滌雪齋

東坡先生分類詩注三十二卷其分類本金華呂氏而詩注則永嘉王氏所纂輯也顧注中如洪駒父韓子蒼劉子暈趙堯卿次公諸家各各索隱揆賾標新領異而後世獨稱永嘉王氏者亦猶顔師古之注漢書李善之注文選蓋去取精嚴而考覈詳審集衆說之異同而折衷於至當也今

天子右文致治名公鉅卿鼓吹休明風雅之道於斯爲盛海内能詩家莫不祖述漢魏步武唐人而言宋詩者必以眉山爲指歸永嘉是書幾于家弦户誦矣獨是自宋迄明俗本淆亂轉相沿襲脱簡甚多而又魯魚亥豕不可卒讀予每展卷慨然思

有以讎校之而未果去秋游吳門偕表兄李子掌綸讀書文正書院輒歎息及此亦勸予亟成之從延不辭譾劣閉戶校勘鳩工剞劂凡有遺漏悉照宋本訂補復徧集經史百家諸書反復繙閱正其譌謬八閱月而始畢事心力為之幾瘁他日懸諸國門播諸海內好古之士手置一編淨几明窗焚香煮茗披讀數過庶幾溯其源流竆其根柢使永嘉之面目重新眉山之精神愈顯則是編不為無助矣若云區區固陋用能藉是以表章大業揚扢風雅則予豈敢旹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夏四月三日新安朱從延序

趙松雪畫東坡先生遺像

長洲徐玖摹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

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

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
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輒上議曰得人之道在
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
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隷未嘗無人而況於
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
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
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
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
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
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
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俗又

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

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説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
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安石不
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
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
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
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
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
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
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
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
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

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

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
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令君臣宵旰
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
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
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
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
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
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
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
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
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

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户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

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肎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

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

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譚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玆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

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吴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竆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

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
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
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
爭鬬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
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
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邨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
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
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
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
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
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

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于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竝媒蘖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决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二年神宗數有意復軾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

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

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

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
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
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
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
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
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
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笑
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
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

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肎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鎻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内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暧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

内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

一洶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隄以通行者吴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隄成植芙容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隄杭僧淨源舊居海濵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

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
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
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
受而不荅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
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
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
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
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
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
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
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竝山而

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
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
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
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
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
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
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
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
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
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

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竝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

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

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幷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

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諫臺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

文蔚堂

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隷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

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

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
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
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
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
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
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
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
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
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
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
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

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擧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擧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

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
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
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
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
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
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
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
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
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
也七子籥籍節笈箄籧箾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

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宋史本傳終

東坡先生年譜

五羊王宗稷編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案先生送沈逵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案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案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僕以磨蝎爲命若以磨蝎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爲辛丑十九日爲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

難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滌雪齋補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案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案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

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常夢遊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案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案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案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案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案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

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
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
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案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
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
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案先生作鍾子翼
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又案先
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案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予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案先生作王氏墓志云生十有六歲而歸于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

午年歸于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案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案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叩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案鳳鳴驛記云始予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于興國寺浴室院

案先生作興國六祖畫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于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牓中進士乙科始見知于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案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爲

文訕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案司馬温公作程夫人墓志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案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二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案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

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爲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歲先生年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冨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啓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案先生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

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
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及有鳳翔
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于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
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
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案志林
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為文記之是歲嘉祐七
年也又有記歲莫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
考之云顧兎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

記歲莫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于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于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案子由作先生墓志

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

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

近例名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

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案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志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案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于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案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薩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爲先君捨施爲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案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

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荊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荊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知雜事誣告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辨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用逐

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絶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莫返舍題一詩于辟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茶詩催試官考較戲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晹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絶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序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

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堨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老七絶及作山邨五絶是歲又作送杜子方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湖詩寫于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略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略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修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差

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
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道
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贈
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
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辟
是年納侍妾朝雲墓志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
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于惠州年三
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
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在是年明矣朝雲年

三十四是爲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爲東州守案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案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予自錢塘赴高密又案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予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案先生記遊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予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

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爲錢公輔作哀辭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彊半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是年又作鳧繹先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屛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版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贊必在是年矣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絶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任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

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厨索然案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雩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案子由作先生墓志云自密徒徐是歲河決曹郡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遥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郡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顏

長道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迥子高聞與仙人周瑶英遊作芙容城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勅記并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録云廼即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

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别先生注云中秋有月
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
逍遥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黄樓作古詩一
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之句
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
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魯直古風二首
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
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

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案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案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予自彭城移守吴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爲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志云子立子敏皆從予學於吴興

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郎昆仲及兒
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
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
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篔簹谷
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
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
湖州到任謝表以爲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
甫遵到湖追攝案子立墓志云予得罪於吳興
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
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子家致之南
都又案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

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穉至
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
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
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
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
竹柏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
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
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
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
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
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

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爲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伋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詩遊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

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案先生别王文甫子辨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顒師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懷在徐州與張師厚王子立子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

人在幽谷之句案近日黄州東坡圖云先生寓
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皐亭乃舊日之回車
院也又有遷居臨皐亭詩先生就臨皐亭立南
堂有詩五絕又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先生
是歲又有荅秦太虛書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士
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
于臨皐亭案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黄州無所
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
黄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
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皋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爲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予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予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爲二年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

蓋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捷說案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檠字韻詩三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

於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脩菜何氏叢橘種秔稌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

至蘄水觀悼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子以事至蘄水德占惠然見訪又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遊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先生庚申二月來黃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先生有詩謝之有臨皋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則

壬戌之冬未還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甚雨三首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酉而言之也又案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棲霞作鼓笛慢及記單驤孫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萊示黃守徐君猷有羇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來黃至是恰三年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爲通判孟亨之跋子由

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
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
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
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柏影也及作一絕
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
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江遊廬山則送曹煥詩必
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
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

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菴題名又有記定
惠寺海棠詩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案先生
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予將自黃移汝
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
詞中有坐見黃州再閏之句案東坡圖云郡人
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
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
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
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
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潯陽宮
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

山有記遊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先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總老同游西林有贈總老及題西林壁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生端午巳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即爲高安之行矣塗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桊跋李志

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
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
州雲菴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
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
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
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
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
往來陝右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莫年棄五祖
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
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
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詩端午遊眞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爲留
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
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塗中又
有送沈逵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
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
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
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
予年十七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
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歎又有跋李志中
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
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略云今

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又考騾馱鐸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案大全集雜說騾馱鐸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爲十年矣過海州歎高麗館壯麗作一絶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

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
有莫嫌五日忽忽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及題
楞伽䟦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䟦起
居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
尋除中書舍人案志林云元祐元年予爲中書
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鐘
銘又作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
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新
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

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書
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
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
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仝寄賀君詩其序云
元祐二年同來京師十數日予留之不可又有
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絶又
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宏甫文又作興
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
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

於是予往見之案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修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

鷹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媿甚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案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大冊傳播夸夏又豈止及於雞林行賈而已哉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諸祠祈雨祝文案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啓會于伯時舍錄鬼仙詩文有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王晉卿論雪堂義墨及爲文驥作字說又十二

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己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修殿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三月内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案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宣仁心善先生辨蔡持正之謗出郊遣内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耳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之帥

杭也替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
啼斑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爲六客
詞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
章又有己巳重九和蘇伯固點絳脣是歲子由
使契丹先生有詩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
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
生爲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
麗公案有謝元祐五年曆日表有與劉景文蘇
伯固遊七寶寺題竹上絶句又有庚午重九點

絳昬十月二十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敦夫遊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遊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師號狀除夜有和熙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于辟令二十年矣葢熙寧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名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又案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

會有獻翦綵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
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
啓有適相先後之說過潤州作臨江仙別張秉
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案子由所
作頴濱遺老傳云先生名還本除吏部尚書復
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安乞寢
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
宮碑其略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某上
清儲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
職也案趙德麟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
院作承旨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

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

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潁州案先生懷

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名還寓居

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

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文

及有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

案趙德麟侯鯖録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

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

不寐念潁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

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

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

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久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饑眞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辨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説及論子厚鉼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道人問眞説是年潁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任案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眞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潁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

詩示僚友案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
奇豪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將僚佐
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讀之其詞有爲東坡而少
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書名有召還至都門先
寄子由詩有一味豐年說淮潁之句復兼侍讀
是年南郊先生爲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
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
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
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案先生作西方

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
一日卒于京師謹案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
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
昏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
嗣執罍篚由是推之通義爲同安之堂姊明矣
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
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畫詔回
之句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
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
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
内矣到定州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生硯

蓋作中山松醪賦是年又作杜輿子師字説及
論子方蟲有夢南軒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
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
狀云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泝江倍
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間再貶寧
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有記眞君籤
説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與王巖翁同謁祥
符宮又有鬱孤臺游字韻詩與霍守李倅更和
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題天竺樂天石刻予

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樂天詩今四十七年矣蓋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游白水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案長短句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譚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黄湯作此闋予家近釀酒名曰萬家春時有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留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潤州道上過除夜兩

絶付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吴秀才書吴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是年九月過廣州訪道士何德順又有記仙帖又作雪浪石盆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歲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

年遷居于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
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于嘉祐寺明年
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
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矣仍有松
江亭上賦梅花詩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十化
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柞王
原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
惠州將半年矣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
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
館思無邪齋書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記
讀管幼安傳書魯直跋遠景圖北齋校書圖後

又有爲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有葬枯骨銘時詹守議葬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予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葺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贊矣乙亥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

事于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欲營新居又曰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思無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年惠州修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内所賜金錢數千爲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歎我捐腰犀及有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之句又有曇秀道人來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予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吴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莫以無酒爲歎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

一顆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書東皐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卒先生有詩悼之及作墓志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兩日與吳遠遊有記食芋說案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鶴峰上梁文

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案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又案先生與張天和長官書

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案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案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里遠來不能無欣然先生長子挈家必于丁丑閏二月上旬到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閏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志五月先生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

置案志林云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
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予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
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
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令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
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案子由
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
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又至梧
州寄子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
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
果遇子由於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
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案先生和

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輿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案先生夜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案子由作先生墓志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又案先生與程全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案先生與

程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
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
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鄰
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乳泉賦考之吾索居
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先生又有桄榔
菴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
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有過海得
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
守舍作違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

候說錄溫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又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藷說云海南以藷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藷菜不熟以客舶方至市有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海漆說

二年己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錄盧仝杜子美詩遣懣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決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夸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爲己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儋州詩二首有萬户不禁酒三年夸識翁之句先生丁丑來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來儋耳從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說又有與姜唐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

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

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予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并婦從予來此又有五穀耗地說記唐郜老人言及養黃中說姜君弼去年閏九月自瓊州來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案子

由欒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爲破天荒他日登科當爲子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又且謙沖下士情及疎賤日與諸黎遊無間也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醵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諸生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鬬吳公之句矣注云符吳皆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春夢

婆矣案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爲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顔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换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年居儋耳未知在甚年中今附于庚辰之歲庶以備觀閱云耳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峻靈王廟碑云元符三

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作惠通
泉記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予來
儋耳得犬曰烏喙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戲
作是詩渡海到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
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詩
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
于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別廉守張左藏
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缾笙詩序云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觴聞
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
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

文蔚堂

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栰下水歷容藤至梧與
邁約般家至梧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
永州之命案先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
先自昌化貶所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
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
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
過字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
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
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
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明
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

廣陵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
清遠見顧秀才談惠州之美遂作詩過英州拜
玉局之除有何公橋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
倅詩及作九成臺銘是年過嶺作詩二首寄子
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先生甲戌責惠
州已而過海至是爲七年矣次年正月五日過
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已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
案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
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椽吴君示舊所作

石鍾山銘爲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
矣有過嶺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錢
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和
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人孫志舉從先生
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我從海外歸
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灑埽古玉局
香火通帝閽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我
遷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鎮
清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爲賦一首
及爲作贊并寫清都臺三字中塗又爲南安軍
作學記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

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乃寫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又有與胡仁脩書云旦夕到儀眞暫令邁一至常五月行至眞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于常州案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案近日曾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絶筆也嗟乎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絶筆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于常州實七月二十八

日也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先生七月被病卒于

毗陵吴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

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

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文章爲

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加之好賢樂

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痿

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彊

而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

鄉上瑞里

東坡先生年譜終